輔理該部知道

臣無任悚息待非常之知難以

聖慈矜察惟聖諭以便調理無幾可望痊安

皇上豈其獲已伏望身爲犧牲以分

主憂朕悚慰盡忠宜謙遜兼疏憂生戒不從心

臣一日又聞朕甚發寒熱轉恭棘肅誠不

病勢進退何如夫方將寢拱手莫施耳然

賢良閣恐難圖恐後效頗有寬慰何日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五

謝賜猪羊粥米疏

萬曆十八年五月十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月十三日欽蒙

聖恩以臣患病

特遣

御前牌子某

頒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羖甜醬瓜茄一罈白
米二石酒十瓶臣謹於私第恭設香案伏
枕叩頭祗領訖伏念臣燮調罔效菑患頻
徵深虞重寄之難勝遂致沉痾之復劇籲
嚴宸而祈罷未許投閒廑
温詔以勉留仍蒙
予假惟
聖主曲憐簪履之敝故愚臣猶荷葢帷之私陳
規方儆于幾康伏枕敢當乎問饋

御庖賜餼
天使臨頒金漿兼毛鬣之牲玉粒備苾芬之薦
分大烹于鼎鼐若作和羹夢清宴于巖廊
徒驚素食臣銜
恩欲報飲愧何言矧當桑林雩禱之時自顧蒲
柳衰殘之質第恐磬磬之可慮焉知衎衎
之爲安儻頹齡有賴于加餐獲蘇瞑眩期
盛世無憂于覆餗永矢捐糜臣不勝感激
屏營之至緣臣病卧不能

廷謝謹具本

奏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慰勸

視朝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今日恭遇

皇上御門受朝葢入今年爲羣臣第一次見

聖之始臣于枕上眩瞶之中聞鐘鼓之聲不覺

霍然體輕神情踊躍謹伏枕叩首呼

萬歲者三葢一以慶

聖躬之康豫一以慶
聖德之精明上而
九廟遠而萬國聞之莫不歡喜非臣一人之私
慶也計當此時虎賁賤士且雀躍
丹陛之前象胥外臣咸鱗集
楓扆之下而臣獨展轉床褥咫尺違
天不獲仰覲
光顏參陪顧問往日首勸
皇上朝者惟臣今日首不與朝者亦惟臣命也
如何臣安得不撫床而泣哉臣今匍匐已
不能前所恥耿耿尚明之方寸圖報
君父者惟望自今以往
皇上勤修三接之儀無替萬機之勑其他二三
大事以次第舉行使臣病未即死得再依
日月之光臣之幸也非臣之所敢必也臣不勝
戀
主區區且悲且喜激切望企之至

因病乞休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勢危篤懇乞

天恩早容休致以遂生還事臣之給假幾一月矣方病初發時猶謂是常年寒熱虛暈之證按方調理可再圖僥倖復見

天日不意綿延日久壯熱未退冷汗如沐口苦不能辨味耳聾不能辨聲聞人語則暈聞

穀氣則嘔右體痿廢鎮夜不復交睫藥之
愈病不藥亦病人以所苦問臣臣不能自
言臣以所由病問醫醫不能爲臣言病勢
至此則首丘之念不得不切而呼
天號父母不得不亟矣臣之至愚不知何因遇
知
明主言聽諫行眞千載一會而小人福薄不能
消受一旦遂有朝露之憂此天實厭臣而
臣何敢更爲戀
寵討也臣伏枕流涕而占此疏病憒之中思
澁言蹇萬苦不能自列惟望
皇上哀其懇欵不欺之心察其痼廢難起之狀
特准致仕回籍調理庶外無職事之羈內適水
土之便不惟臣垂死之殘息可甦而臣母
相依之老命亦可保矣臣不勝困苦哀祈
之至得
旨卿疾宜慎加調理痊可即出機務重大朕方
切倚毗豈可遽求休致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告病再疏

六月十三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遵

諭調理日久病勢轉加再乞

天恩俯賜骸骨歸休事昨該臣以病乞休奉

聖旨卿疾宜慎加調理痊可即出機務重大朕

方切倚毗豈可遽求休致所辭不允吏部知

道欽此臣再三伏讀

溫旨仰見
皇上終始盼臣之用不忍棄臣而復從容待臣
之痊不忍急臣臣且感且慰百念俱息惟
有專精神强飲食以冀旦暮早起仰
清光而奉
大對耳比者本月初旬稍覺頭目清爽能遶床
扶行數步羣醫就視以爲半月後可梳洗
一月後可
朝叅臣不勝之喜隨報同官同官亦莫不爲臣
喜詎意延至今日舊疾未滅更加以胃口
刺痛大腸遺脫盜汗足腫等症而氣息惙
然轉盼前路愈不知蹶起奮飛之日矣
皇上旣寬臣臣豈不欲勉强但勉强已過四十
日而此四十日之中適遇
皇上躬勤大政三出
御朝于時天人和氣蒸爲甘雨騰爲頌聲臣之
積年企有今日乃偏以此時偃蹇床褥班
行之內獨少臣一人面目無光羞對妻子

而官簿俸薪尚偃然從大夫之後
皇上謂臣心安否也臣五載入官以來無歲不
云將母今立身養志毛髮未酬顧反令風
燭老親一夕再三起以憂臣之死生一饋
再三歎以憂臣之出處
皇上謂臣心安否也臣今在病言病語不及多
然
皇上察臣心事如此足知留臣未必能生臣而
慙苦躁欝之中顧反重以益疾不可知矣

伏乞
霈然發命早賜放歸此安臣之心其恩勝於留
臣之身無量也若萬一以盛暑長途憂臣
隕越道路爲之曲處則臣請暫留旬日先
辭俸薪庶猶可免曠官素食之愆而臣之
心亦安矣臣不勝病甚情極懇迫丐
恩之至奉
旨卿疾漸愈宜安心調攝以俟痊可即出俸薪
不必辭該部知道

告病三疏

七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謹

奏爲三乞

天恩俯憐久病危誠容令休致事近該臣於六

月十六日再疏乞休奉

聖旨卿疾漸愈宜安心調攝以俟痊可即出俸

薪不必辭該部知道欽此臣疲癃喘呻之狀

中使所親見同官所共憐

皇上宮庭之內亦自有耳目乃
溫言惓惓慰之以漸愈望之以即出此
仁君慈父如保赤子之心姑爲臣諱疾而幸其
留非疑臣託疾而難其去也臣於此時魂
魄雖不能自主而顧
寵知榮感
恩知泣何至如躍冶頒金必行已意之爲快哉
惟是病卧兩月調理百方而耳聾頭眩臂
攣足腫如故見今盥洗便溺事事須人而
最苦晝夜不能成寢往往無夢驚呼當暑
寒顫皆反常之證方書所不載者以元氣
言之則目虛目脫臣之病身知其必不能
從心矣而
皇上又過以體貌寬臣不允辭俸臣適于枕上
閱部科告匱之疏流汗如雨此
上供方在議減而官俸豈容濫支以罪業言之
則目積目深臣之心病又且移之於身矣
夫以身心交病之人而當

君親難處之際與其進成兩負孰若退有一全
言至於此
皇上縱疑臣詐亦當哀而釋臣而況臣必不敢
詐又必不忍詐者乎方同官家屏之在告
也臣常使人勸之早出既以勉人豈忘自
勉顧臣之病苦原與家屏不同而今日久
病之後又與初病時不同軀命所關萬不
得已此臣所以每奉
慰留之旨若火熱中每遇
朝參之期如刃攢背而不能時刻安枕期於必
去者也夫天稱至仁以其能造萬物之命
今臣之所欲在生還所苦在尸祿而我
皇上爲之予其所欲違其所苦是造命之恩即
天也
恩至於造命而臣之感
恩又當出爵祿體貌之上矣爲此不避煩瀆激
切具
奏以

告病四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四乞

天恩矜全病廢餘生特准休致事昨該臣三疏

乞休言已煩矣情已迫矣乃下誠不能

上達隨奉

嚴旨責以體國大義毋得堅意求去臣伏枕欽

誦感極涕零因自惟登

朝以來體國之義已三奉
聖諭而臣猶呶呶如此臣眞愧死然尚幸
皇上以義責臣臣猶可舉在
廷之賢者代臣受責有如
皇上以恩責臣則
廷臣中更有如臣之拔泥升雲從骨生肉萬
千辜負咫尺未償者乎臣今年五十有七
歲即死官下叨幸已多豈尚覬晝錦之榮
貪首丘之適顧體
國以心而臣之魂驚鳧悸憒眊昏塞無可用
之心矣報
恩以力而臣之骨柴肌粟遺脫痿痺無可加之
力矣奉
旨以來又將半月不惟舊疾綿惙茫無愈期而
近又加以右體掣痛小腹脹滿種種備諸
苦狀有不可盡陳者人誰無母而獨臣之
母則愈老愈慈臣一餐不食母亦不食一
夕不寢母亦不寢臣之累疏乞休臣母實

趣之蓋親見臣呻吟枕席知其灾由福生
分當早退又自以衰年獨子形影蕭然故
於臣之死生出處關情尤切耳臣前疏中
所謂身心交病其苦實在此而自審其終
不能體
國報
恩者亦在此
皇上即今早放臣歸使臣精神不耗於言詞憂
念不分於職事萬一留得此身爲太平閒
告民終事老母則舉家銜結之報豈在一人
本而盛世五日
君臣之交顧不全美乎臣不勝涕泣哀懇之至
奉爲五乞
聖旨卿疾既未愈須從容調攝如何屢疏求去
宜體朕眷倚至意毋得固辭吏部知道之疏

趣之蓋親見臣呻吟枕席知其灾由福生
分當早退又自以衰年獨子形影蕭然故
於臣之死生出處關情尤切耳臣前疏中
宜豐朕眷倚至意毋得固辭吏部知道其終
聖旨卿夷既未愈須從容調攝如何屢疏未去
奉報
臣至之交顧不全美乎臣不勝涕泣哀懇之至
皇上而盈世放臣歸使臣精神不耗於言詞憂
且終事老母與舉家銜結之報豈在平人

告病五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五乞

天恩放歸久病殘骸以終

餘眷以免再瀆事臣患病已幾三月乞骸之疏

且四

上而

皇上猶復依依顧戀諭以從容調理毋得固辭

此陽春之煦時雨之濡不忍弃朽株枯木於生成之外而臣亦豈忘微福於天時謝生於末路哉但以目前病勢觀之卧床至於夏秋未起服藥至於薑附亂投計時月已不勝其從容論調理且無復有餘力矣而病頑如石有增無減縱聖旨未加厭絶閣務自有司存而假滿三月之後又可偃然挂名支俸乎臣今至此不惟自爲性命惜亦當爲廉耻惜

皇上至此不惟當破姑息以保臣之餘生亦當裁恩數以全臣之微節矣者之閣臣休致從前雖亦有累疏而後允者顧臣連年前後乞骸之疏已不啻嬋而所奉

皇上節次勉留之旨亦且十分破格無復可加況人材有良駑情事有緩急豈可槩加望外之恩以益病臣之愧也臣愚無他長所自信者此心若年年言去年年不去乃明是要

君市寵爲櫪馬驕嘶之態以襲宋人王安石賈
似道之覆轍
皇上其謂臣何天下其謂臣何即今奉
旨未久非不欲仰體
慈眷再加從容但以疾痛不祥之事絮繁可厭
之言恐過此月後更無可
上達者伏望
皇上慨然幸許免其復有干溷則在
皇上割恩正以全恩而在臣釋負兼以釋愧中
外諸執事見臣母子生還將亦有歌舞
聖德興於忠孝者臣不勝叩心稽顙忍死俟
命之切爲此謹具本
奏
聞伏候
勅旨
聖旨國家有事卿正宜竭力贊襄以付眷倚如
何懇切求去既疾尚未愈還遵前旨從容調
理痊可即出輔政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恭謝
聖問疏
本月二十八日
具官臣王謹
奏爲恭謝非常
恩眷并陳極苦危誠以祈
哀察事昨該本月二十六日恭遇
皇上御朝臣伏於枕上自悲命薄向者雖不及
與陪

仙仗猶幸耳中剽聞鐘鼓之聲今病久加聾
雖鐘鼓亦不聞矣天之錮臣何至此極正
流涕間會同官時行等就臣榻前告以本
日
召見煖閣蒙
面問王次輔病安否何如時行等以臣眞病眞
情對蒙又
諭如今有事之時正宜竭忠贊襄如何要去時
行等又以親見臣形體羸瘦神思愁苦不
可强留之狀對蒙又
諭這等着從容調理痊可即出供職臣聞此不
覺失聲慟哭哀感三臣益涕洟未收而
勉留之旨又下矣
主恩如此寧不直臣舍命毁家圖萬一於報稱
哉且臣伴食垂五六年尸素曠瘝之效既
如此而乞骸累二十疏偃蹇狼狽之狀又
如彼乃心自慙而身反進天巳厭而
主偏憐古來人臣之僥倖未有過於臣者也然

從前雖奉
旨屢留而臣猶意
皇上姑爲臣曲存股肱之體重割葢帷之愛至
於
口宣面問拊臣如慈父責臣如嚴師優臣以不
名望臣以早出則臣一生之遭際又未有
過於今日者也臣謹匍匐稽首百拜以
謝臣又惟主憂臣辱昔賢烱戒今邊虞孔棘
皇上且爲之旰食早朝而臣無事則竊其榮有

事則逃其責無論
干言斧鉞
國史汗青凜凜不可貸借即臣飲食寢寐亦
何以施面目對妻子哉抑嘗三復自審人
臣進而任職竭其老謀壯力以事君者盡
瘁之忠也其退而內省精神力量必不可
勉强則不敢負乘以誤
國者不欺之忠也今臣頭不能舉足不能行
人皆知之而雖以同官至親日夜聆臣之

出者至此亦不能爲臣諱矣
皇上以時方有事責臣竭忠贊襄此即臣先資
致身之言敢不自勉然所貴於致身者爲
有益於
國也若衰殘病廢一籌莫展而空以身殉爵
祿委溝渠臣無足惜如誤
國何如欺此心何至於
聖諭令臣從容調理則臣惓惓戀
主之念亦豈不欲從容但從容至八月則
將臨四方
從泰之官已至當此之時臣欲强出拜舞則病
力不任欲仍前偃卧則方寸何安況目前
又有未開俸薪隨衆賞給一切覥面灼腸
之事皆足以益臣之疾重臣之災誠恐愈
從容而
皇上愈不能得臣之用矣此臣極苦危誠昨已
面對三臣言之三臣亦爲之設身而處相
與尋思俯仰兩全之策畢竟無可奈何

皇上試再問三臣足知臣之懇懇葢亦兼有愛
七憂
國遠忌諱而讓賢能之意非專爲螻蟻惜命
而已也臣謹匍匐稽首百拜以請惟
皇上哀之放之臣不勝萬感萬慙一字一淚懇
欵痛切之至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既愛主憂國何又
懇切求去宜遵旨調理痊可即出以付朕眷
倚至懷吏部知道

謝
宣諭疏
八月初六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特恩宣諭事該本月初六日蒙
欽遣鴻臚寺卿楊宗仲到臣私第宣讀
御劄近日西鎮屢報虜情朕方切憂念卿輔弼
重臣素秉忠義正宜協恭體國爲朕分猷豈

可引疾求去茲聞卿疾已愈特遣鴻臚寺官
宣諭朕意宜即出輔理以付眷倚至懷毋得
又有所陳欽此臣不勝慚懼不勝感激已恭
設香案叩頭接
旨謝
恩訖伏念臣本以冗散無用之材抱下愚不移
之性自經
拔擢未效涓埃而譴誅既後於群臣陳乞且幾
無虛歲譬之器已滿量馬不受鞭臣之前
疏望
聖上裁恩澤以全臣者蓋肺腑真切之言非姑
爲退託也不揆五辭未允重以
煖閣
召對之丁寧使臣兒鳧轉驚心顏俱悚連日正
在躑躅進退囁嚅語默之間而
十行劄諭九列傳宣又儼然自
天而下矣伏惟草茅疵陋何敢當忠義之
褒犬馬衰殘何敢受分猷之寄臣以夙疾負此

深慚豈復更有愈理然
皇上既以邊烽孔棘爲之焦勞
萬乘虛佇一籌而臣尚敢驟言首丘之思苦惜
朝露之命哉惟是目前足痺氣淺乃臚臣
親見雖懷戀
闕尚阻趨
朝益臣今日所甚懼者未暇及于
皇上之嚴誅而先自省此心夜氣之難安所甚
苦者未暇及于徼外之多事而先自虞
階寸步之隕越受
恩之下夫復何言計惟有多方調理弩力支持
以期早出
廷見仰慰
聖懷而已至於協恭輔理之無效則
皇上異時親見其孱形弱骨喘喘不堪當自能
哀臣釋臣不待臣之再陳也臣無任感
恩驚
寵涕汗悚慄之至所有原奉

御札不敢付遣官進繳特用尊藏永爲鎮家之
寶爲此謹具本奏
謝以
聞得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到閣題知疏
本月十六日
具官臣王　謹
題臣自五月給假以來今經百有餘日職業
曠廢言語煩多已甘久伏於
嚴誅詎意洊承乎
渥寵六章
賜荅彌軫求舊之虛懷
一札傳宣特示分猷之大義顧惟孱陋辱此遭

逢摩踵不足言酬罄竹不能書感是用恪
遵
敦諭弩力
朝宗試整衣冠雖自覺形骸之盡改强扶拜
起庶猶幸鞭策之可前已於今日恭詣
午門外見
朝行禮訖隨即進
閣供事不敢偷安其前後所蒙
頒賜宣諭非常恩典容候
皇上御門之日一併
面恩謹具
題
知
奏爲約陳安攘定計以分
土憂事臣于前月卧病中聞西虜内犯勢甚猖
獗續聞
皇上召諭閣臣之語所以策虜情邊事者要若
破的明如觀火臣聾瞽餘生知無以仰賛

遵
敦諭努力
朝宗試整衣冠雖自覺形骸之盡改强扶拜
起庶猶幸鞭策之可前已於今日恭詣
午門外見
聖行禮訖隨即進
面
聖
皇上
論邊事疏
本月二十五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約陳安攘定計以分
主憂事臣于前月卧病中聞西虜内犯勢甚猖
獗續聞
皇上召諭閣臣之語所以策虜情邊事者要若
破的明如觀火臣聾瞽餘生知無以仰賛
萬一獨念

皇上留臣專爲憂虜而責臣專以分憂臣雖病
不敢不極其愚慮爲
皇上一言葢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
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
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山濤謝安迄安
晉室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
不然自虜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甲敝戈
朽晏然無復守戰之備及其一旦封豕生
心鳴鏑內嚮則當事者亡羊補牢亦猶未
晚而舉
朝震怖惶憂止辦呶呶追尤首事此一反也
古策虜之臣縉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雖
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量其
膽力
廟堂自可折衷用之今則不然武官在爨下求
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在隙中觀鬬爭談
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

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
嫌異趣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
套以日月玩愒爲良謀傳相慕要翕然同
風而獨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
分爾我如扯酋一人在宣大則力保其無
他在甘肅則以之爲誅首犯邊一事在西
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
爾何不戰皆逃責於已而嫁禍於人此三
反也今經畧大臣業有專遣臺諫諸臣之
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瀆
視聽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
廟堂擇之不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
中緊關切要之計決當以經營鎮定相兼
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偬調兵
易將在知彼知已知禽知縱毋示人以拙
而已所謂鎮定者不在矯情倉卒賭墅清
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毋示人以
怯而已臣竊觀目前跳梁之虜惟火酋一

枝顯然逆天自棄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
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觀望反側之
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
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雖良平
復生於今日察彼已之勢審翕縱之宜其
策必不出於此而臣之所憂者獨恐將吏
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
招撫使驕虜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漢
儒之論則其患有不可言者故必

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動搖於流議毋怵惕於
近憂逆命之誅先首惡而後脅從馳詞之
使先約戰而後議撫重懸賞罰使將官之
勇氣先振而後使文吏策其便宜嚴責推
諉使諸邊之血脉先通而後使本兵課其
功實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
有事使四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掩
二十歲保境息民之功盡更將吏盡絕諸
夷盡掃

先朝大臣馬文昇王瓊等老成持重必然之畫
則非病臣所敢持空喙而保借前箸而籌
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敢戰之將
有幾安攘之計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一
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招募鄉
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況轉餉詘
於歲儉發帑困於
國虛萬一諸酋瓦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之
拙形盡露何以支撐故臣以爲不如且從
容寓戰於謀藏拙於巧威之以先聲示之
以不怯莫遽爲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畧大
臣既奉有
特旨全付之以諸邊重擔則
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大指如虜入則我之
指麾當愈暇虜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
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而乞
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於瑣細節目
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

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
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遥制其事權適足爲
邊臣藉口逃責之資爾今之議者獨引宋
人以和自愚之說殊不知彼出關奉虜此
開關欵虜彼彌南北兄弟爲敵國此彌臣
納貢爲屬國古今强弱之勢原自絶然不
同况彼以積威而致敗此以懲敗而養威
有如今日敗絃之後士馬誠練糗糒誠充
備守誠設斥堠誠謹則

國家之全力故在持尺一以受降幡豈亦可
與北庭歲幣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
所以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
二言葢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
而不欲盡廢責成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
人人可效死而不欲遂墮軍實使文武相
仗人人可逃死惟
皇上留意裁擇臣不勝幸甚得
旨覽卿奏具見謀國忠慮邊務重大兵機秘密

須要臨事鎮定及時經營豈可倉皇紛擾因
循畏怯這所議着各該經畧督撫等官查照
舉行毋得虛文推諉兵部知道

人人可效死而不欲盡瘁責成曹寬文法使文法同心
二言蓋欲心省義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
所以諮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
與北夷成帝南宋倫安同日而語故北臣
國家之全力故在持兄也以受降備豈亦可